

清平山堂話本

葛亮越范蠡唐郭子儀分兩行爲十哲兩

十二人左押班白起右押班孫臏其餘

准奏便下詔建廟供器祭物一切完備後至五代未嘗
缺至宋太祖武德皇帝登基於汴梁大展殿廟故唐時雖
各州有廟金體長安所建未甚廣大宋朝增廣甚盛乾德
五年太祖車駕幸國子監聽諸儒講說前代史書時有丞
相趙普尚書竇儀張昭在側太祖聽講周齊太公用兵
之法聖情大喜隨問武成廟在何處張昭奏曰只在國學
之西太祖駕往武廟上殿燒香令丞相趙普替拜已下
官亦皆拜天子逐一位問其功勞趙普等以本傳可對太
祖策王廙斧下殿左廊指押班此何人也竇儀曰奉將白

起也太祖曰莫非坑趙卒四十萬乎竇儀曰然太祖大怒指白起畫像而言曰坑降殺順之人何得押班以塵芥劃碎其面回顧趙普曰當以何人代之普曰非吳起不可太祖問吳起事普奏呈吳子之書聖喜便令即日代之就書其事於上後大祖崩太宗傳位真宗國家昇平無事真宗詔史官譔前代名臣外傳遂命駕幸武廟上殿燒香令丞相替拜逐一位問上至韓信真宗曰信曾反漢遭誅何得廟食可貶出廟尚書張詢出奏唐李勣曾阿諛言高宗幾乎喪國此時高宗欲立武氏諸大臣皆不可勣曰家事豈問大臣遂立武氏險送了大唐此人亦不可入廟真宗曰韓信李勣皆有大罪合貶下殿諸葛亮雖有微功乃

忠善之士不可降之奏請趙克國乃漢之名將年七十尤
建大功可代韓信之位李茂威震華夏唐之功臣可代李
勣之位真宗從之又奏五子胥曾鞭主屍趙雲曾叱主母
此二人不堪入廟真宗曰此二人亦英傑可於門首享
祭至今於武廟爲把門將仁宗朝加武臣王爲昭烈不則
唐宗立廟唐太宗有凌烟閣圖畫功臣漢光武建雲臺以
祀諸將不則雲臺凌烟西漢高祖亦會在香火院畫前代
功臣高祖於香火院畫功臣於壁間令人四時享祭今日
說漢文帝朝有一大將姓魏名尚官拜雲中留守屯兵十
萬殺得匈奴不敢望南牧馬聞魏尚之名肝膽皆碎文帝
爲邊上戰士多負勤勞令中貴仇廣居齋金帛五十車真

雲中勞軍魏尚接着仇太尉館驛中安下隨即換管軍
自交割金帛便行給散自己合得亦皆俵散仇太尉見
魏尚相款甚薄心中不悅臨起身使人問魏尚索回程厚
禮尚曰天子爲王事而來彼爲私心而來去人回報此語
仇廣居大怒不辭而回至長安文帝問勞軍若何廣居曰
軍將虛受其賜皆主怨也文帝大怒便差皇叔劉昂爲雲
中留守就調遣本部軍馬無問魏尚剋戒情罪劉昂到郡
將魏尚拏下長枷送獄勘問其實軍將無一箇不下淚細
作探听得報知匈奴匕大起番軍兵分兩路一取雲中
郡一取河東上黨郡劉昂先知番軍來引魏尚所轄軍馬
出迎軍馬皆無戰心交鋒未戰先走番軍趕至亂軍中殺

死劉昂其餘各逃難歸雲中文書也似雪片告急文帝急聚文武商議令中大夫金勉引軍五萬守飛狐關今之代州之地令楚相蘇意引軍五萬守句注關郡隔門也前將軍張武引軍五萬守北地今之真定是也三路首尾相接同救雲中之危即日起程這三路軍馬雖去守關把邊關去處不曾得匈奴半根折箭匈奴增添人馬三路攻擊飛報至緊文帝懷憂文令宗正卿劉禮引軍三萬於壩上屯駐左將軍徐焯引軍三萬於轅門屯駐右將軍周亞夫引軍三萬於細柳營屯駐細柳營在渭河北昆明池南京北之西三路軍以防宋虞其餘軍馬盡迤北邊助敵凡百餘日並不見邊廷報捷之書文帝甚憂乃引近臣僚黃門戶

尉三千餘人各乘馬足轅門壩上細柳三處勞軍文帝先使近臣傳旨至轅門左將軍徐惲令軍士皆全裝雜營三十里迎接車駕天子降旨每軍士一名絹一疋銀十兩肉五斤酒一瓶左右自有去散之人衆軍聲喏以謝聖恩次日至壩上宗正劉禮大小三軍亦去三十里迎接如轅門一般賞軍天色已晚文帝往細柳營去半途迎着傳聖旨的人回奏雖听了聖旨不開營門天子催動龍車直至細柳營前並無一人迎接左右皆驚文帝至營門令近臣傳聖旨天子親至行營特來犒軍把門都尉回言天昏日暮不是天子遠來時分恐引奸詐屯門不開奉御曰天子有詔汝何人敢抗拒耶都尉曰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奉御回奏文帝令持漢節而往都尉於門首側門接漢節入見亞夫上曰既有漢節天子必至休開大門開側門止放天子一人一騎入寨其餘當在轅門之外都尉傳令衆官下馬天子按轡而行入營至帳下馬亞夫不拜以軍禮見天子上賞待已畢急上馬亞夫送至門首再不遠出衆官一齊下馬徐奏與文帝亞夫問上耶文帝曰此真將軍也向者轅門壩上如見戲耳衆官皆不能答文帝回壘至安陵衆鄉老皆拜舞於道傍文帝曰汝等皆安乎鄉老曰托陛下洪福齊天下一歲收三歲糧米科歛甚輕下民皆鼓腹謳歌陛下真乃聖明堯舜之君文帝大喜幸香火院下馬踞床而坐鄉老皆獻饗文帝甚喜就留

下在院中黃昏秉燭見一老人鬚眉皆白拜於階下文帝
問曰卿何人也老者曰臣歷仕三朝直香火院使臣中郎
署長馮老文帝曰卿於何年出仕馮唐曰臣先大父仕於
趙國臣歷於秦至本朝歷事凡四十年矣文帝曰四十年
歷事吾吾朝如何只在西廊署此微末官耳馮唐曰臣生
趙持正在童稚之間吾遭秦亂坑戮孺生及至先皇重興
之時好武臣但小臣能文因此不用今者幸遇聖主臨朝
崇儒重道以年逾八十已無用於世矣文帝大笑曰卿雖
世雄才柰何却如此之命薄耳賜錦墩而坐馮唐再拜於
地少頃文帝更衣執麈芥入院燒香禮畢門覲兩廊壁各
畫十餘人皆衣冠士文帝回顧見衆臣宰并鄉老環立於

堦下乃問曰此畫者何人也馮唐對曰皆前代功臣也帝喜召唐近前逐一問之見於內二人形容魁偉帝指而問曰此二人何代功臣也唐曰此趙國廉頗李牧也帝曰朕昔居代州常聞趙將李齊戰於鉅鹿之下朕寢食未嘗忘之李齊比頗牧如何唐曰臣祖父皆仕於趙足知李齊之爲人比之廉頗李牧十不及一帝笑曰朕常讀史記亦知頗牧之善用兵李齊不及也朕若得廉頗李牧何慮匈奴耶馮唐進前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亦不能用文帝瞪目而視老馮面有愧色從步下堦逕往閣中人皆指老馮曰此老干犯聖威必死矣唐容無愧色少刻文帝呼近御臣宣馮唐入閣中帝曰朕雖不明卿何故於稠人中面折寡

君耶唐拜於地荅曰臣乃山野村夫不識忌諱悞觸天威
罪該萬劓帝命平身良久帝曰卿何知寡人不能用頗牧
耶唐曰赦臣死罪方敢奏帝曰盡該赦下卿無隱焉唐曰
臣聞古之帝王得天下者初拜將時須當築壇三層遍詔
士卒天子親以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跪面進曰闡之內寡
人制之外者將軍制之其軍天子不校出入听其任用先
皇亦曾捧轂推輪以拜韓信爲大將此古命將之道也昔
李牧在趙爲將革車一千三百乘精騎一萬三千匹百金
之士五萬人乃一人價百金也由是北逐匈奴南支韓魏
西拒強秦破東吳滅僭林縱橫天下遂爲霸國四海之人
皆知李牧之英雄莫敢犯也從趙王迁立爲君其毋出身

倡優用郭開爲相開素惡李牧妄言反叛將李牧殺之趙國遂滅今聖朝魏尚爲雲中留守其軍市之租盡養士卒另借祿養錢五日一錠率養賓客軍吏舍人由是北拒匈奴不敢正眼而覷視中原此皆魏尚之力也雲中戰士豈知有天藉五符哉不顧性命終日力戰方能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墨之吏法繩之聖朝法不明賞太輕罰太重此亦未足爲恠魏尚國之柱石陛下信听讒佞之言罷其官爵奪其軍權下獄問罪以致匈奴長驅大進輕視中國以此推論故知陛下有廉頗李牧而不能用也文帝愕然拍其股而嘆曰非卿所奏則寡人遭萬世之罵名一百傳旨收仇廣居獄中對馮唐曰卿勿以年老爲辭可持節親

往雲中救魏尚之罪就將各州兵馬皆令本人調遣以追
匈奴馮唐再三不能推卻次日辭天子持漢節乘驛馬投
雲中來比及到郡尚有百餘里見一簇人馬搖旗操鼓而
來馮唐大驚駐馬而待之見軍將向前而問曰持節者何
人也有甚公幹馮唐曰吾奉天子命特來救魏尚罪衆皆
拜伏於地曰某等皆是魏將軍所轄之人也聞主無罪陷
於縲紲之中我等皆欲劫獄救主投匈奴以取中原今天
子既明當拱手听死馮唐曰汝等何不跟我入城听天子
詔衆皆踴躍大喜馮唐躍馬至雲中獄中取出魏尚听聖
旨罷仍再交劄兵符印尚曰某自來與公無舊何爲力賜
辨報也唐曰大丈夫生於世間豈無公論將軍威名播於

四夷誰不仰慕但天子一時信听讒言以惑其衆心如浮雲之蔽日風至雲散日復明矣又何疑焉魏尚曰吾無可報公之大恩公可暫停車驛於驛中容某建一兩陣功勞令公回長安回捷旗幾不負公之重報尊意若何唐曰老夫專待將軍好音魏尚再行訓練兵將上皆大呼曰愿死戰以報主公尚引軍整肅衣甲弓馬部軍出陣先與匈奴交鋒匈奴白已爲等閑長驅番兵奮力衝突尚引鉄騎數千高豎旌旗操戈直出匈奴一見衆如呆奔弓矢旗旛望北而走魏尚引鉄騎數千大隊人馬如坎瓜截瓢之勢番兵大潰連夜進兵克復州縣匈奴王子知魏尚又領軍馬連宵遁避尚掃蕩邊寨不及半月匈奴掃降回見

馮唐謝曰若非文王安能再得見天日今匈奴遣使齎名馬金珠獻納上表望同去長安面見聖上以奏前事馮唐大喜持節同番使入朝奏知文帝與馮唐曰若非卿直言朕幾乎損了良將果然廉頗李牧不可及也淮匈奴求和之事官魏尚入朝封為雲內侯都督塞北軍馬馮唐加為主爵都尉唐再三拜謝文帝賜田三千畝住宅一區冠服几杖等後年九十六歲無疾病而終有詩

三老興言可立邦

漢文屈已問馮唐

當時若不思顏牧

魏尚何由得後權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終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

入話

楚漢相馳百戰興

至今何代不談兵

凌烟閣上從頭數

安得無征見太平

這四句詩說武官萬死千生開強屐土非小可事伏羲神農之時已前並無征戰自軒轅黃帝之時蚩尤作亂黃帝命風后爲師破蚩尤涿鹿之野自此始用兵戈五帝之時便有征戰三代春秋互相吞併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世言匈奴倚仗人強馬壯不時侵犯中原秦始皇築萬里長城以拒胡虜秦滅漢興傳至文帝二十三年爲君多被匈奴所撓十四年上匈奴數十萬入寇蕭關邊廷告急文帝下

詔招軍良家子弟應募者量才授職於山西成紀得一人
姓李名廣其祖李信秦時爲將跟逐王翦攻燕有功專習
弓箭自謂傳得甘寧紀口白之法久居隴西槐里後遷成
紀世世家傳箭法文帝時李廣與弟李葵一同應募隨軍
征戰出關蕭首先射死匈奴百餘人匈奴大潰回長安面
君封爲中郎將弟李葵封爲武騎常侍一日廣從文帝上
林射獵忽然深草中趕起一隻猛虎衆家躲避廣騎馬向
前指弓搭箭一箭正中虎腰墜坡而死山後喊聲不絕又
於山邊趕出一虎廣聽知飛馬轉過山脚正遇虎相近一
箭去正中虎目直透過腦而死文帝親見李廣射死二虎
交取金百兩絹百疋以賞之俯其背謂廣曰惜乎子不遇

時若子在高帝時封萬戶侯豈足道哉那時文帝尊儒好禮不遵武官故發此言乃李廣命薄不得加封有詩云

射虎英雄孰可加

君王俯背重咨嗟

高皇若遇封侯易

從此功名到底差

文帝崩景帝立除李廣爲隴西都尉改附武騎郎值吳楚亂帝命周亞夫爲將收吳楚加廣爲驃騎都尉前部先峯首先射死二將連勝數陣梁王見喜以將軍印背了廣喜身先士卒連立奇功吳楚平班師回朝諫議大夫奏廣乃先峯不當背將軍印將功折罪不當賞賜廷上谷郡太守匈奴日夜侵邊廣累戰累勝公孫昆也見景帝泣而奏曰廣之才氣天下無双自負其能凡與虜戰不顧生死然一

日去之誠爲可惜乃廢國家棟梁也往任上谷太守廣至上郡未及半年匈奴廣入廣領上郡岳兵出戰連勝數陣奏聞景帝遣中貴子血優往軍前探虛實見廣問破虜事廣白曰視匈奴如小兒耳中貴要看戰聞廣以無人敢敵遂引數千騎請中貴看破虜是日出到野外並不見匈奴逸連襲去見空中一阜雕飛翔廣取弓欲射只聽得弓絃嚮雕墜空而下廣問曰何人射中阜雕從騎皆言不曾放箭廣飛馬觀之山坡下有三人各乘駿馬披項服控弓知而望廣引軍追之射鵰者見中貴衣錦袍於軍中意必是主師一箭射來正中心窩墜馬而死廣大怒拍馬趕上射殺二人一人逃命廣曰此必射鵰者飛馬趕上生擒付從

者只引十餘騎再尋匈奴忽塵土起萬餘騎從上峪中出
廣取出百箭百中箭盡匈奴不退廣引十餘騎上山下馬
離鞍高卧匈奴視之恐有埋伏不敢上山擊之徐引軍
退走廣見山下軍中一人金甲白馬乃匈奴王子爲首阿
延廣不起而射之一箭中面頰而死匈奴大退廣乘勢殺
之敗歸沙溪以功上奏官僚言可賞景帝曰相吾中貴孟
優不可賞將功折罪除廣未央宿衛四年匈奴十餘萬出
鴈門帝遣廣爲將引軍三萬迎之廣受命至鴈門關忽然
風寒卧病不起匈奴攻擊得緊諸軍催戰廣怒氣上馬與
虜交鋒胡將四人併力攻廣上病軀不能勝被胡將刺於
馬下胡人大呼曰王子傳肯拿得李廣可生擒來因此不

殺用皮囊中盛貯夾於兩馬間漢軍大敗損將折軍廣在
皮囊中詐取死不動胡人以爲真死開囊視之太呼一聲
如巨雷胡人措手不及被廣躍起奪鎗刺殺搶馬一匹騎
回再聚敗殘兵將連夜去劫擄營寨匈奴大敗歸沙漠去
了廣班師回長安省官奏廣折軍大半帝怒將廣下廷尉
問罪於法當斬遇大赦免罪罷官閑居藍田山中庄上與
穎陰侯嬰孫強爲友每日以飲酒散悶居數年一日天寒
大雪廣乘匹馬挾弓箭往嬰孫強庄上相探本人設酒相
待爲言寨上辛苦立下大功今日朝廷不用空閑了英雄
手段自歌自嘆一回不勝大醉嬰留宿廣不肯乘興上馬
風雲正急策馬而行忽古木號風舉頭視之見一猛虎卧

於林前廣急拈弓搭箭儘力射去射得火光迸散其虎不
動廣拍馬近前觀之乃墓前石虎也其箭射入石中半寸
廣方知啣住箭頭廣自驚異再回馬於舊射虎之處再放
十餘箭七頭皆不能入石廣方知始見時將謂真虎乃施
神力今已知之心中慢立不能及也呵七大笑策馬回庄
時已初更時分但雪光夜明因此不覺至霸陵橋上廷尉
引軍喝曰此何人也廣曰吾乃前將軍李廣廷尉曰今將
軍尚不敢夜行何況前將軍乎喝軍士挽廣下馬吊於橋
上凍至天明韓安谷見廣吊於橋上唱令放之後半年匈
奴入寇殺遼西太守邊報甚急帝遣韓安谷爲將破之安
谷到邊廷連輸數陣上表乞李廣救援帝宣廣爲北平太

守兼將軍上邽破虜廣至乞灞陵廷尉爲先鋒尉只得去
北平韓安谷言匈奴勢大不可敵廣差灞陵廷尉引千騎
出陣大敗而歸廣曰昔時在灞陵如此英雄今日臨邊如
此敗也廷尉無言廣命斬之廣引軍出匈奴一見望風而
走大呼曰飛將軍來也自此世號飛將軍匈奴遁去廣回
長安韓安谷奏功帝欲加官灞陵尉家人詣闕告廣起狹
譬報無非斬尉帝怒將功折罪再爲閑人後武帝登基匈
奴左賢王擁精兵二十萬入寇中原群臣奏請博望侯張
騫爲帥騫保舉廣同行武帝准奏加廣爲前將軍與騫同
赴邊上整肅隊伍與騫分兵作兩路破匈奴騫從東道入
廣從西道廣留軍陸續進發先與長子李敢別五千騎長

驅大進正與匈奴左賢王軍馬相迎胡兵十萬旗蔽日
而來漢軍大起廣與子李敢曰汝可持刃以過其後如軍
士退者立斬吾當以身先之左賢王乘大纛車於軍中調
遣廣引千餘騎先衝入陣中匈奴掩面大呼曰飛將軍又
來也李敢隨軍士攻擊胡兵四敗奔走廣死左賢王縱馬
追殺敗散被箭所傷死於沙場者勿知其數廣回正迎左
賢王大纛車就乘而回路遇張騫上將爲是胡兵將本部
軍圍定廣下車備說其事騫大喜邊上平復張騫李廣回
長安面君人奏上廣在塞上乘左賢王車意圖不仁送下
廷尉問罪騫力奏廣大小功次十餘件殺死左賢王皆廣
之功也不因惧坐王車乞聖情寬恕帝命將功折罪廢爲

庶人後匈奴又犯三關至急人奏請大將退之武帝乃命衛青爲帥保外甥霍去病爲先鋒大臣奏曰李廣累戰匈奴ヒ大懼號曰飛將軍如此人去必有大獲捷報帝宣廣爲前將軍隨衛青上邊廣此時已老帶子李敢李樵同至塞上衛青分兵三路青自取中原霍去病東路廣取西路約至接天嶺取齊廣與二子引兵馬萬餘迤邐殺奔北邊來一日天降大霧漫山蔽野意不知東西廣恐失快限期從軍馬行至日午方始霧收廣軍有曾北征者見路生澁勒住人馬回報李廣廣由未信只顧縱軍前進整行一日至山廣方信差了路途急從回軍路上迎見漢軍報來衛青霍去病兩路軍馬大破匈奴已到接天嶺屯駐廣仰天

嘆曰吾自幼從軍多功沙漠今已年老終身不遇柰何命薄耶晚至嶺下見衛青時功勞已自報朝廷去了廣辭不樂朝廷使禽至宣衛青班師廣與子敢曰寧死番地我無面目見朝廷矣霍去病至曰朝廷要斬汝首以正慢功之罪霍去病隨衛青還國廣思空歸人世一生不遇幾遭黜逐萬代笑耻帳中拔劍自刎而死如此一箇將軍化作南柯一夢後來李敢李禹刺霍去病朝廷禽霍去病子霍光爲勳官見李氏子子孫不絕必世世報讐遂解釋其事李氏子李陵皆李廣之後也王勃作滕王閣詩序一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馮唐如此足智多謀之士年老不得重用李廣如此雄才豪氣之將終身不得封侯皆時也運

也命也 胡曹先生有四句詩

原頭日落雪邊雲 猶放韓盧逐兎群

况是西方無事日 灞陵誰識舊將軍

夔閣姚下弔諸葛

入話

話說宋朝仁宗朝有一秀才姓姚名下表字伯善祖貫嘉禾人氏父母双亡孑然一身在外祖家中教授度日嘉祐年間赴京應舉不第回於嘉禾教學爲人聰明好看史書常與議論古人能操琴寫晉字曲盡玄妙尤好撫劍談兵但得閑暇便去遊山詵水追訪前事那時嘉禾只是箇縣治後來高宗南渡方改作州府地名構李號秀州嘉興府因真宗朝禾生九穗因此名嘉禾嘉祐五年春二月半後姚秀才散了中學正在學堂中改工課只見一個承局背个包袱把傘入來放下行李納頭便拜姚秀才荒忙扶

起問道從何而來那承局道小人姓李西川成都府上所承局今奉安撫相公差遣一徑來見解元有書在此姚秀才道小生自來不曾到西川蜀中文無親故何人請命承局莫非錯矣李承局解包袱取出書信度與姚秀才看封皮上寫成都府安撫晁堯臣書與付江南嘉禾姚文昭男姚伯善秀才收拆姚秀才看了大喜便道姚文昭乃是家尊晁堯臣與家父莫逆之交堯臣曾拜先人爲兄是我叔父之道十數年音信不聞不知今做到成都府尹特交承局遠來必有事故拆封看了書中意思云近人自江南來說賢姪教學度日惟恐悞了功名金特遣人賚白金百兩與姪爲路費望賢姪與去人一同前來別有商議如書到

日無阻姚秀才讀罷大喜與承局云我和外祖商議方可
一行留承局安歇定了來見外祖說上件事務外祖道汝
正青春又無家小所累既堯臣取你有擡舉之意去走一
遭有何不可秀才領命當日散了學生收拾衣裝無非是
琴劍書箱數日之內都完備了姚秀才辭了外祖雇覓小
舟和李承局下船望西川進發在路不則一日上江下江
並是水路迤邐到川口李承局道此間若從水路搭川船
上去路途急切難得到不若買匹驢兒拴束一副鞍轡姚
秀才携鞍上驢背李承局挑着行李往劍閣路上來姚秀
才一程上青山望翠綠水拖藍又值暮春夾路野花穿林
啼鳥天氣不暖不寒甚是清人詩興正是路上有花并有

酒一程分作兩程行了數日前至一關前一個古鎮
姚秀才下驢背與李承局道連日行路驅馳不如早歇來
朝登程李承局挑着行李入店尋間乾淨房歇定安排晚
飯蹇馱牽入後槽小二哥就備草料不在話下姚秀才吃
罷飯信步出店上山閑登樵樵望大江外一派青山半
御落日江邊小船收繒捲網衝淡烟望遠浦而去姚秀才
見了江山景物真乃天開圖畫如何不喜轉過曲闌干直
下俯觀見平沙灘上堆疊石約有六十餘堆方圓曲直
各有門戶秀才嗟呀不已忽然守關在側姚秀才揖罷問
曰沙工石堆此乃何人戲作也老吏曰我觀秀才雖服儒
衣不識古今之人也秀才曰吾自幼讀書安不知耶老吏

曰既讀史書安不知漢末三分諸葛武侯之古跡也此關
乃夔關前即夔府也乃古之白帝城也關下乃澳腹浦沙
灘之上乃諸葛當時所列八陣圖也舊日曾伏陸遜於此
到今關邊人遇春時皆來遊觀爲之踏跡公既讀三國志
必知其事秀才曰三分到今千餘年矣大江潮水往來衝
擊何得尚在老吏曰川中大樹可徑十數圍長五七丈年
遇洪水驟發放入大江順流而不轉遺衝波突浪如飄一
葦山岸尚自崩裂况堤岸堆此石衝擊不動故唐杜工部
有詩云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此神異之聖跡也秀才曰既有此聖跡里人何不建廟
老吏指關下松陰中卽其廟也姚下就邀老吏同往到廟

上殿瞻聖像再拜下階觀壁上題詠觸然有感正欲留題
恨無筆硯老吏於廟祝處借筆硯至姚下揮毫於壁上題
酩江月一篇云

小舟橫截看雲峯高擁千堆蒼壁白帝城中冠蓋換田
野玄德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何處尋遺跡觀石陣至今
神護沙磧想諸葛當年幅巾高卧抱圖王計策見說祠
堂今尚在中有紫天松栢巡蜀英謀吞吳遺恨俯仰成
今昔空今豪俊浩歌橫涕揮臆

題罷還筆硯別老吏歸店中是夜山月澄江風折上穿
雲射榻勾引詩興姚下遂呼承局點起燈光於行囊中取
古牋一幅并筆墨硯瓦於几上尋思武侯乃古今無比之

人小詞安可以弔之遂作長篇來早就致祭而去援筆一揮文不加點寫畢睡至天明早膳罷令承局於鎮市買香紙酒果盤饌先去廟中羅列姚下遂更衣執祭文往廟中燒香再拜酌酒而讀

維皇宋嘉祐五年嘉禾姚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丞相諸葛武侯之靈曰

炎精杪暮當桓灵妖氣蔽之豺狼存操雖漢相實漢賊
逼脇萬乘迂神京二袁劉表孫破虜坐視三虎揚旌旗
豫州哀憫世無主殷勤三作茅廬行先生感激奔來耜
坐間談笑許誅鯨運謀教權破赤壁長劍西至烟塵清
托孤啼泣請繼死愿効忠貞竭股肱祁山六出耀神武

威伏鼠盜潛無申中興漢業世罕有折衝不用施刀兵
蒼天何事絕炎漢半夜耿々長星傾哀閔豪傑志不遂
嗚咽忿氣空填膺惟神有靈俯垂昭鑒

讀罷燒紙再拜遂將酒肴邀守闕老吏并廟祝共飲論武
侯之事廟祝言風雨之夜聞廟中人語馬嘶姚下疑所言
不實酒盡辭廟祝步下山坡乘微醉望沙上石陣而去入
內遍觀良久仰面掀髯大笑曰姚下如何此之愚也亦信
之妄言此但只是成塊亂石安得有神哉言罷尋路欲回
忽然陰風四起愁雲滿地惟石槎枒似劍黃砂重疊如墻
滾々江声似萬馬衝突而至姚下大驚欲尋走路四面皆
無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遂嘆曰當日陸遜提百萬精

兵到此亦不能再回東吳矣正荒速間見一童子頂箱丫
角明眸皓齒青衣衫身阜條掠膝進前拜揖而言曰主翁
謹請解元庄上會茶姚下曰你主翁何人也童子曰姓葛
只在石坡下便是姚下乃隨童子出石陣沙上行不數步
但見山色侵眸鶯聲到耳花香撲鼻莎草襯足紅桃綠柳
陰中掩映竹籬茅舍童子入報王翁出迎姚下視之其人
年近六十身長七尺面如美玉唇若絳丹戴逍遙偃月巾
穿飛絨白鶴氅飄飄然神仙之侶挺々乎廊廟之材姚秀
才見了荒忙進前施禮老丈荅曰衰老無力出庄請邀文
旆切乞恕罪姚下荅曰江南晚進得造貴地幸蒙見召敢
不奉命邀入草堂之上分賓主坐姚下看草堂左右松栢

交加琴書羅列遂問老丈世居此處耶老丈答曰老夫世居成都近薛職關居於此昨蒙廟中仰觀佳章今日又聞朗誦傑作下懷不勝健羨不敢拜問解元入川何幹姚下曰晁安撫乃先人至交特令人呼喚一行老丈命童子取茶以進茶罷老丈問曰老夫僻居村落聞見甚淺胷中有少疑之事欲求解元一決可乎姚下曰晚生雖不才愿聞丈上胷中之疑但恐有辱下問老丈曰昔日漢室衰微奸雄競起跨州連郡以衆擊寡不可勝計且如魏有張遼張卻徐晃李典司馬懿等輩吳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此數子運謀決勝用武行師未嘗敗北解元並無一言称道盛德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虛費錢糧功業不

成何如此之淺陋解元以爲世之罕比莫非太過否此乃老夫曾中之疑原足下察之姚卞听罷仰面大笑而言曰丈人乃坐井觀天矣老丈拱手而問曰賜教益一洗塵垢姚卞正容而言曰丈人可听晚生以世間二物譬喻之蚊蚋運翅終日不能撫越廊廡若附鳳尾片時可以週遊四方騏驎展之瞬息可以至千里若遭羈絆經年不能移寸步蚊蚋至微之物夏日間飛騰終日只在門裏門外而止若附鳳尾一霎時那里不去一騏驎者千里馬之名一日可走一千里路若是繩子縛了經年只在這裡待走那里去是這等譬喻曹孟德專權挾天子而令諸侯占據中原偷攘神器錢糧浩大軍馬極多司馬懿仗其懿基堅守

取勝孫仲謀襲父兄之勢開國江南倚衝霍險抗拒西蜀
陸遜賴其声名偶然一勝之法此非用武之能乃蚊蚋附
鳳尾者也諸葛孔明晦跡南陽不求聞達劉先主四海無
家兵微將寡三請先生力舉大事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嗣子劉禪懦弱愚蒙事大小並得總裁尽力存心死而後
已六出祁山無人敢敵師進不可迎兵退不可追自古以
來全才全德一人而已蓋爲糧食不進漢曆數終致使功
業不成而卒此非用兵之不能乃騏驥遭羈絆者也二事
灼然而見公復何疑老文起身謝曰非解元無以啓蒙愿
求作文以記之若何姚卜掀然曰愿賜紙筆老文命童子
擡几案於前揮過文房四宝姚卜拂開王版紙灑飽紫毫

筆長揖一聲下筆便寫片時寫就乃明吟曰灰飛烟滅傾
危事始於桓靈地覆天翻叛逆禍生於操卓四方之盜賊
蟻聚六合之奸雄膺揚血浸郊原骨填溝壑孫仲謀襲父
兄之勢割據江東曹孟德挾將相之權跨存中夏豫州奔
赴江表孔明奮起南陽領兵於已敗之間授任在危難之
際運謀決策使周公瑾如治嬰孩羽扇綸巾破司馬懿侶
摧枯朽佐主抱忠貞之節處事懷公正之心望重兩朝名
高三國天時將革賢不及愚漢曆數終才怎及庸然管仲
霸齊難同盛德自開闢以來一人而已信筆成文聊記實
跡云耳老丈大喜命童子取銀一錠以酬潤筆之資姚卜
再三推卻而不肯受忽見堂下紫衫銀帶錦衣花帽從者

十數人牽玉驄馬一匹一人上堦手執蒜瓣骨朵唱云請丞相上馬老丈趨步下堦回顧姚下曰白帝城外老栢陰中亮之所居如到彼處從容下訪攀鞍上馬姚下大驚荒速下堦再拜於地見老丈回首以鞭答云亮之形迹君已知之不敢久留容圖後報言訖望西而去但見碧油紅旂翻上簇擁於雲烟之內回顧視之童子并庄院不知所在却立於沙灘之上姚下回至廟中登殿再拜盡書其文於壁間回邸驛收拾行李乘馱與李承局望成都而去不則一日到見晁堯臣叙舊事了遂言神會諸葛之事晁堯臣曰城外祠堂尚存何不往祭次日牽黑猪白羊往廟中祭祀其廟亦有大栢樹甚秀唐杜工部亦曾有詩廟內詩詞

歌賦不計其數祭罷回府每日與晁堯臣攀話堯臣曰吾始初間指望取你來成都府就些小功名不想你如此飽學棟梁之才安可小用者勉力讀書後舉必登甲第次年春榜動選場開晁堯臣備鞍馬衣裝使二僕從送姚下赴京應舉客店安下以定將次入院忽然夜至三更夢一黃巾使者手執文書進前声喏云某乃武侯之所使今奉主命預告試題姚下啟封視之見上寫明堂賦田賦策覺來作文如有神助次日入院果是此題並不思量一筆揮就而出考試官見了大喜取爲頭名狀元面君賜賞丹墀奉對答如流初任嘉禾縣令次後便除察院累任官拜吏部尚書陞察知政事壽

無病而卒前人曾有詩云

茅廬未出已三分

漁腹空遺八陣存

誰想歸天千載後

江邊猶得拜英魂

夔關姚下弔諸葛終

雲川蕭琛貶霸王

入話

三橋橫鎮碧波中

遶廓芙蓉映水紅

晚後小舟遊翫處

只因身在水晶宮

這四句詩題着湖州風景號爲吳興郡自三代時便有州治後秦時有兩家造酒最好諸處皆來沽去一家姓烏一家姓程直到如今烏程坊是烏程縣也自古號吳興郡地名雲川城濠鎮於水中多栽荷花兩條橋鎮於渡上一條名駱駝橋一條名儀鳳橋週圍景致及多故號水晶宮昔日晉朝建都金陵吳興郡乃魚米之地最爲上郡錢糧及廣此時未有杭州嘉興晉後至南朝齊太祖蕭道成字詔

伯乃漢蕭何二十四代孫即位以來天下太平無刀兵士
馬江南豐稔足有餘錢御用足備建元二年御筆點差御
第蕭猷來任吳興太守猷平生爲人心慈好善敬天地重
神明到任之初郡民敬伏歷任將及半載時遇暮春太守
命左右安排畫船下鄉勸農就觀村景此時就將帶祇候
十數人船中自備酒肴出到城廓外舟中坐看瀟目山川
似畫一條綠水如藍山橋邊酒旆番風垂柳畔漁舟下釣
太守心中喜樂勸農回來舟行之後見山頂松陰之中有
一廟宇太守問曰此何神所居耶吏答曰此是西楚霸王
之廟太守曰霸王乃臨淮人也他後死於烏江安得建廟
於此吏曰山後有一村名曰項村此乃霸王昔日與叔項

梁避亂於此尚有子孫存焉此山名弁山霸王曾於此顯
靈故立廟於山頂已經百餘年矣太守命舟到岍登上謁
廟上殿焚香拜罷觀廟中多年崩損神像毀剝太守問廟
祝何在吏曰多年無人祭賽廟祝已去太守交喚本處鄉
司喚集人民重修廟宇再整神像吾亦助半年俸金共成
勝事太守回州令人併工完備不過百日廟宇一新太守
具黑豬白羊牲弁山致祭自此鄉民祈禱日盛忽一夜太
守在堂中秉燭觀書座間陰風颯~~然~~燈滅復明太守觀之
有一黃衣人立於堂上太守問云汝是何人黃衣人入府堂
門有甚緊急之事黃衣人答曰弁山神君特來相訪太守
大驚急離座榻問神何在但見一人自外而入頭帶鳳翅

堯整身穿錦袍金帶半身現於雲霧之中太守荒忙下拜
神令黃衣扶起項籍奉天帝勅命守鎮弁山百有餘年香
火廢弛已久深感重興今特稱謝請勿驚疑太守又拜神
曰你乃金枝玉葉一路諸侯吾焉敢受禮太守曰蕭猷早
知有尊神廟堂不敢稽遲許久望乞恕察神曰君能與吾
祭祀必置後報言訖風掀簾幕不知所在次日太守聚集
郡中父老宰大牢牲弁山大祭霸王而回鄉民見太守如
此致敬城裏城外都興社火晝夜不絕太守每夜於中堂
焚香秉燭陳設酒肴伺候神降果然霸王引從者五七人
降于堂前太守拜請筵之上座神曰項籍深謝君勞力作
成安敢妄報太守曰但恐恭敬不周怎敢希報乎神乃享

祭而去次日太守傳旨令合屬人等各辦事於正所上
粧塑霸王神像修設從人面前羅列供具什物軒下窓播
神簾祭器俱全每月初一十五日官司支用猪羊祭賽四
季宰大牢以享之任民間入府燒香祈禱太守另於正所
側畔造一小所理斷公事自此居民皆赴公府燒香日有
數千事無巨細盡來祈禱霸王不時降于中堂與太守攀
話郡民皆知此事不敢作私事三年之間風調雨順田禾
倍收里無盜賊人皆以爲霸王之力也蕭猷任滿改除西
川成都刺史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御賜金牌宝剑便宜行
事代官已至蕭猷將弁山神事訴與代官再三叮嚀倍加
欽敬不可纖毫輕慢忽恐遭嗔代官謹听蕭猷之言如法

祭饗季用大牢却說蕭猷往弁山辭廟夜宿廟中夢神告曰君往成都但有危難當呼吾名必來救護次日舟行將帶釣眷往西川赴任遠接近接到成都公廨選擇吉日礼上西川之人聞其威權無不畏懼不覺在西川又早一年忽有人報雲南地面齊徇兒聚衆作耗劫掠州郡攻打西川城池無人敢當漸近成都事在緊急蕭相聞得聚集大小軍官商議退寇之策衆皆推舉統領官二員本部先鋒一人姓韓名是一人姓崔名平世居四川將門之子先點成都官兵一萬五千出境迎敵然後蕭相自統遠近官軍并本州民兵接應先說韓是崔平領軍馬出成都境界正遇齊徇兒賊兵兩軍相迎列成陣勢韓是提刀躍馬出陣

見賊勢浩大心中惧怯對陣齊狗兒頂盔貫甲跨馬輪鎗衝開陣勢而去韓晃大罵打眷匹夫怎敢聚眾謀反大軍到此由自抗拒齊狗兒大笑量你等黃口孺子素不習戰吾何惧哉挺鎗驟馬韓晃舞刀來迎戰不三合齊狗兒大喝一声着一鎗正中韓晃面門倒撞於馬下崔平在門旗影裏見了大怒隨後趕去被齊狗兒帶住鉄鎗去馬鞍前轎暗取流星槌在手覷得崔平較清飄一鎗飛來打箇正中番身落馬二將俱休齊狗兒回身招群寇向前一掩殺散官軍奪其軍器馬匹連夜殺入本境敗殘軍馬奔告蕭相大驚人報賊兵至蕭相聞得面如地色無計可施視左右將只待要走正荒之間老僕言道向日吳興弁山神道

曾許救難何不禱之蕭相曰江南至此路隔數千神安能救吾耶僕曰主當與之令衆軍皆呼西楚霸王名號以寬衆心蕭相下令一齊交三軍稱霸王名號自然神佑其力賊兵漸近皆大呼曰西楚霸王當來救難賊衆聞之大笑自對陣之時忽然天昏地黑陰風怒起走石飛沙齊狗兒當先出馬蕭相拈弓搭箭望齊狗兒射之正中額角撥回馬走衆賊掩面皆倒蕭相大驅軍馬一掩救千賊不戰而敗齊狗兒戰爲肉泥生擒活捉不可勝計殺得橫屍遍野血流成河奔散逃命者蕭不追趕回成都擒捉賊衆約有千餘問其臨敵何故掩面受死賊言但見交鋒之際陰雲中有一鉄騎飛來交戰極是雄猛因此俱各掩面受死少

列鄉老數對到來府中告訖某等到處賊衆敗走皆被擒
捉但有一將面如紫玉目若朗星金盔金甲跨馬持鎗背
後鉄甲馬軍約有數千鄉民皆驚倒地上金甲上馬大將
馬上曰鄉老休驚恒可往城中告知蕭相吾乃弁山神也
特來報恩今不敢隱特來告知相公蕭相見教个鄉老所
說皆同方知是西楚霸王來川中救應火急寫表申奏朝
廷一面使人直到弁山廟吳興城中二處宰大牢祭祀朝
廷加賜弁山靈應勅額祭賽人回告称弁山廟祝言說一
月之前這日正殿上神像并從人汗如雨入皆驚俱後方
知助戰之神也蕭相在城都亦與吳興立建西楚霸王廟
令居民享祭後蕭猷回金陵病卒至齊武帝朝永明四年

秋朝廷除李仁爲吳興太守郡吏竄覆前任太守到任必
用大牢享祭并山井公廨神位太守李仁大怒曰吾平生
文武兼齊未嘗信邪何神敢近吾耶吾不祭看如何吏曰
前官夜靜常見神降極是威猛李仁曰但能武藝吾豈不
如耶吾披甲仗劍以待之是夜身披重鎧坐列畫戟從者
十餘人大張燈燭坐於堂中夜至三更忽然狂風驟起見
一个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叱咤而來從者皆走李仁欲持
戟迎之霸王大喝曰無端小輩敢謗吾耶李仁被其人威
赫驚倒衆人至曉方散看視李仁太守已死七竅內迸流
鮮血人皆驚愕李仁家自具棺木殮葬申聞朝廷自此後
吳興百姓誰敢亂言四時祭賽不絕北齊之主共做二十

四年被梁滅了武帝登基改元天監至天監十年除孔靖
爲吳興太守靖乃是至聖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挈家赴任
吏等接着先言此事靖曰吾乃先聖之後未嘗信邪神如
何宰殺大牢祀之於國無益之神此前官愚之甚也吏亦
告曰其神至靈但有褻瀆者神立降禍前後損人多矣齊
永平年間李太守不信亦然受責而亡靖曰江南邪地多
有邪神倚草附木妄害平民吾欲斷此事吏再三告覆終
不聽信移家眷於府中歇定並不燒香祭祀父老亦來告
說此事靖怒皆唱退堂夜坐於中堂約有三更但見陰風
拂面有人大喝而來靖視之乃霸王提劍在手直至中堂
座前責罵曰汝祖尚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尔乃乳臭

小兒焉敢對衆謗言以絕吾之祭祀靖無可答霸王手起
劍落一聲響亮火光四起將中堂掀了半角家人急往視
之孔靖已死郡中大驚自此弁山祖廟捨錢物者捨田土
者不可勝計府中行祠祭器皆以金玉爲之將正所倍增
華飾孔靖家小行殯塋回鄉之後絕無人敢來吳興爲太
守但有得除者便推事故不來赴任郡中事務俱廢居民
只得迎賽弁山神君以爲正事天監十二年御筆點差進
士出身西川加陵人氏姓蕭名琛天子王音道吳興父缺
太守郡事俱廢卿可以重新整治勿負朕心琛回奏曰臣
無學不才濫叨厚祿今領重爵敢不盡心御賜酒以餞其
行琛妻小置京師止帶一僕携琴劍書箱投吳興來路上

人皆接不着琛乘小舟暗行打听足知居民專一祭賽并山神君以爲大事琛晉老僕於店中自背琴劍書箱逕到州衙前門子曰吾乃本郡太守蕭琛也公吏安在門子飛報郡吏畢集琛上所堦見珠簾空地香烟繚繞指而問曰此所上何故珠簾懸掛吏跪於堦下而告曰乃并山神也係西楚霸王前朝太守建祠於此容郡民四時享祭太守到任必用大牢祭之一年自有一祭常例東首爲公所署事琛大笑曰自古及今立州治公所號爲蕭堂日與天子理民間之疾苦安得以奉神耶郡吏皆再拜而告曰其神至靈不可輕藐前朝李仁本朝孔靖二位太守皆不信故到郡不二日而受其禍居民輕慢者打死十數人矣琛大

怒曰汝等愚匹之輩古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吾今奉天子來守本郡安令吾側所署事此大亂之道也吾於打碎泥神軀看今宵如何降禍衆吏皆力告琛大怒拔所佩之劍直入正所扯下黃羅帳幔先斫下頭然後把泥神推倒喚郡吏上所曰若不听吾言者吾立斬之將泥神盡皆打碎供卓祭器盡皆毀之洒掃所堂吾將夜坐以待神至當日誰敢不從就正所禮上參賀以畢郡吏以爲今夜必死當夜大張燈燭於所上交從人皆散獨自焚香按劍而坐樵撲棊鼓以待三更但見風撲燈光冷氣滿所只見其神霸王仗劍咬牙怒目而來琛大喝一聲來者是誰神曰吾乃西楚霸王也琛曰汝是臨淮項籍死已數百載來此何

幹神曰吾乃在於弁山爲神前官。邈吾於此。汝何人敢毀吾像。占據其位。琛嘆其面曰。汝非霸王。是邪鬼耶。神曰。汝焉知吾也。琛曰。項籍吳楚八千子弟。縱橫天下。挫滅強秦。聚十萬之師。七十二陣。未嘗敗北。一旦飛去。九里山敗跡。羞見江東父老。自刎而死於烏江。生時尚無面目。渡江東。死後却爲江東之何神也。以此論之。知汝非項籍霸王也。神曰。吾奉玉帝勅命。爲弁山神。琛曰。令汝守弁山。自合守分。釋國利民。今却來古拒諸侯。理論王事。公所其罪一也。前來輒殺太守。二冒其罪二也。要求祭祀。擅害良民。其罪三也。牛乃國家有用之物。汝有何功。輒取大牢之祭。其罪四也。生不能與漢高祖爭天下。死後妄逞神威。大無廉耻。

其罪五也據此五罪當處極刑尚自提劍而來何不忿神力於垓下乎神乃頓首伏罪曰君至言責項籍曲盡其理望以祭之以置後報琛曰吾一毫之私不敢取於人安得曲從以置報効汝當退去來日听吾發落其神惶恐化陣清風飄然不見琛坐而待旦郡吏見琛無事驚拜皆下琛呼郡吏上所太寫文榜張掛北門立一廟苦不要甚大交百姓燒香其榜曰

當職奉天子命守鎮吳興見治爲神所拒前後二千石棺槨殺者百詢之則曰西楚霸王弁山神也吾思之乃臨淮項籍也生爲人時有扛鼎之力勇敢萬夫遂滅秦而有天下復獨尊自大不能任人群賢皆去諸侯皆叛

數十萬之師聞楚歌而散烏騎不逝虞姬自刎單馬奔
逃尤嘆曰天亡我由其不明也如此至烏江岸口與卅
師曰吾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遂自刎而死則爲有恥矣
今則却爲江東弁山之神何無恥也如此自合守弁
山潤國利民不即安分却來拒吾之公所此又不知恥
也如此希宰牛爲祭前後妄殺太守於公所何不仁也
如此生不能與漢高祖爭天下死拒一州之所一所之
大何比天下生而惜爵死而望祭一牛之祀何比諸侯
而其愚也甚今毀廟絕祀然項籍爲人剛毅亦當世之
豪傑世之罕有者也除已迂廟於本州北門之左此後
士民除用三牲祭享之外毋得擅宰大牢如犯者當治

極刑亦不許迎神賽社扇惑愚民有妨生理神當以潤
國澤民永保香火神若無靈亦當毀故榜

自此之後不復再興蕭琛後爲梁大丞相至今湖州有霸
王門即當時立廟之地也有詩曰

楚漢興亡自己陳

威靈空作弁山神

像如虎戟三河日

碑叙膺揚六合晨

兵敗豈知逢韓信

毀祠尤自遇蕭琛

至今徒有虛名在

誰是焚香酌酒人

李元吳江救朱蛇

入話

勸人休誦經念甚消災呪經呪總慈悲業如何
救種麻還得麻種豆還得豆報應本無私作了還
自受

這八句言語乃徐神翁所作言人在世積善逢善積惡逢
惡古人有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
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陽於冥上之中以爲子孫長
久之計昔日孫叔傲晚出見兩頭蛇一條橫截其路孫叔
傲用磚打死而埋之歸家告其母曰見必死矣母曰何以
知之傲曰常聞人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母曰何

不殺乎叔傲曰見已殺而埋之免之後人見以傷後人之
命兒寧一身受死毋曰此乃陰隲兒必不死後叔傲官拜
丞相今日說一個秀才救一條蛇亦得後報南宋仁宗朝
熙已年汴梁有官人姓李名懿歷任官至杞縣知縣除
兪杭州判官本官世本陳州人氏有妻韓氏子李元學儒
李懿到家收拾行李不將妻子只帶兩個僕人閑看經史
倏忽一年猛思子李元在家攻書不知近日學業如何寫
封家書使王安往陳州取孩兒李元來杭州早晚作伴就
買書籍王安辭了本官不一日至陳州恭見恭人呈上家
書上院中喚出李元令讀了父親家書收拾行李李元在
前買應奉不第近日琴書意懶止以遊山翫水以自娛樂

聞父命呼召收拾琴劍書箱拜辭母親與王安登程沿路
覓船不一日到揚子江李元看了江山景物觀之不足乃
賦詩曰

西出崑崙東到海

驚濤拍岸浪掀天

月明滿耳風雷吼

一派江聲送客船

渡江至潤州一隻小船來杭州逸運到常州過蘇州至吳
江是日申牌時分李元舟中看見吳江風景不減瀟湘圖
畫心中大喜令梢公泊舟近長橋之側元登岸上橋來憑
虹亭上凭欄而坐望太湖晚景李元觀之不足忽見橋東
一造粉牆中有殿堂不知何所却值魚翁捲網而來揖而
問之橋東粉牆乃是何處漁人曰三高士祠也李元問曰

三高士何人也漁人曰乃范蠡張翰陸龜蒙此三高士之堂也元喜尋路渡一橫橋至三高士祠入側門觀石碑上堂見三人列坐中間范蠡左張翰右陸龜蒙李元尋思間一老人策杖而來問之乃看祠堂之人李元曰此祠堂幾年矣老丈曰近千餘年矣元曰吾聞張翰在朝曾為顯官因思鱸魚蓴菜之美弃官歸鄉徹老不仕乃是急流中勇退之人世之高士也陸龜蒙絕代詩人隱為吳松江上惟以養鴨為樂亦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當其理范蠡乃越國之上卿因獻西施為吳王夫差就中其事破吳國後見越王義薄遍舟遨遊五湖自號鴟夷子此人雖賢乃吳國之讐人如何於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不知何

意李元於老丈處借筆硯題詩一絕於壁間以明鴟夷不
可於此受享詩曰

地靈人傑誇張陸

共預清祠是可宜

千載難消亡國恨

不應此地着鴟夷

題罷還老丈筆硯相辭出門見數个小孩兒用竹杖於深
草中戲打小蛇李元近前視之見小蛇生得奇異金眼黃
口赭身錦鱗躄如珊瑚之狀腮下有綠毛可長寸餘其蛇
長尺餘如瘦竹之形元見尚有遊氣荒忙止住小童休打
我與徐銅錢百文可將小蛇放了賣與我小童簇定要錢
李元將朱蛇用衫袖包裹引小童船邊與了銅錢自去喚
王安開書箱取艾葉煎湯元來艾葉放在書中少等溫貯

於盤中將小蛇洗去汙血命稍公開船遠望岸上草木茂盛之處急無人到就那里將朱蛇放於草中蛇乃回頭數次着李元曰李元今日放了你可於僻靜之處躲避休再交人見朱蛇探於水中穿波底而去李元令移舟望杭州而行三日已到拜見父親言訖家中事了畢父問其學業李元一一對答就言三高士祠話父喜李元曰母親在家早晚無人侍奉兒欲歸家就赴春選父乃收拾俸餘之資買些上物令元回鄉又令王文送歸行李已搬下船拜辭父親與王安二人離了杭州出東新橋官塘大路過長安埧至嘉禾近吳江從舊戚所覩山色江湖景跡意中不捨到長橋時日已平西李元父暫住行舟且觀景物宿一

宵來早去就橋下灣住船上岸獨步上橋登垂虹亭凭欄
佇日遙望湖光歛滌山色溟濛風定漁歌聚波搖鴈影分
正覩旣間忽見一青衣小童進前作揖手執名榜一紙曰
東人有名榜在此欲見解元未敢擅便李元曰汝東人何
在青衣曰在此橋左拱听呼喚李元看名榜紙上一行書
云李生朱偉謹謁元曰汝東人莫非悞認我乎青衣曰正
欲見解元安得悞耶李元曰我自來江左並無相識亦無
姓朱者來往為友多敢同姓者乎青衣曰正欲見通判相
公李衙內李伯元豈有悞耶李元曰既然如此必是斯文
請來相見何碍青衣去不多時引一秀才至眉青目秀齒
白唇紅飄然有凌雲之志挺乎絕塵世之姿見李元

先拜元荒忙答禮朱秀才曰家尊與令祖相識甚厚聞先生自杭而回時命太生伺候已久倘蒙不弃少屈文旆至舍下與家尊畧敘舊可乎李元曰元年幼不知先祖與君家有舊失於拜探幸乞如察朱秀才曰蝸居只在咫尺幸勿見卻李元見朱秀才堅意叩請乃隨秀才出蕙虹亭至長橋尺廈柳陰之中泊一畫舫上有數人容貌魁梧衣裝鮮麗邀元下船見船內五彩裝畫裊裊鋪設皆極富貴元早驚異朱秀才交開船者蕩槳舟去如飛兩邊攬起浪花如雪飛舞須臾之間船已到岸朱秀才請李元上岸元見一帶松栢亭上如蓋沙草雞頭擺列紫衫銀帶約二十餘人兩乘紫藤地轎李元問曰此公吏何府第之使也朱

秀才曰此家尊之所使也請上轎咫尺便是李元驚感之甚不得已上轎左右呵喝入松林行不一里見一所宮殿背靠青山面朝綠水上一橋上列花石欄杆宮殿上蓋琉璃瓦兩廊下皆搗紅泥墻壁朱門三座上有金字牌題曰玉華之宮轎至宮門請下轎李元不敢那步戰慄不已宮門內有兩人出迎皆頭頂貂蟬冠身披紫羅襪腰繫黃金帶手執花紋簡進前施禮請曰王上有命謹請解元李元半餉不能對答朱秀才在側曰吾父有請慎勿驚疑李元曰此何處也秀才曰先生到殿上便知也李元勉強隨二臣率行從東廊歷堦而進上月臺見數十箇人皆錦衣簇擁一老者出殿上其人蟾冠大袖朱履長裙手執玉

主進前迎李元荒連下拜王者命左右扶起王曰坐邀
文飾甚非所宜幸沐來臨萬乞情恕李元但只唯答應而
已左右引入殿王升御座左手下設一繡墩請解元得
席元再拜於地曰布衣寒生王上御前安敢侍坐王曰解
元吾家慶有大恩今令長男邀請至此坐之何碍二臣宰
請曰王上敬先生勿辭李元再三推卻不得已低首躬身
坐於繡墩王乃喚小兒來拜恩人少頃屏風後宮女數人
擁一郎君至頭帶小冠身穿絳衣腰繫玉帶足躡花靴面
如傅粉唇似抹脂立於王側王曰小兒外日遊於水濱不
幸遇頑童所獲若非解元一力救之則身為齏粉矣衆族
感戴未嘗忘報今既至此吾兒可拜謝之小郎君近前下

拜李元荒忙答禮王曰君是吾見之大恩人也可受禮命左右扶定令見拜訖李元仰視王者滿面虬髯自有神光左右之人形容皆異方悟此處是水府龍宮所見者龍君也傍立年少郎君即向日三高士祠後所救之小蛇也元荒稽顙頓拜於階下王起身曰此非待恩人處請入宮殿後少進杯酌之禮李元隨王轉玉屏花磚之上皆鋪繡褥兩傍皆綉錦步障出殿後轉行廊至一偏殿但見金碧交輝內列龍灯鳳燭玉炬噴沉麝之香繡幕飄流蘇之帶中設二座皆是絞銷擁護李元驚怕而不敢坐王命左右扶李元上座兩傍仙音嘹亮數十美女各執樂器依次而入前而執寶杯盛進酒獻果者皆絕色美女但聞異香馥郁

瑞氣氤氳李元不知手足所措如醉如痴王曰欽敬回答
須臾今二子進酒皆再拜檯上果卓佇目觀之器皿皆是
玻璃水晶琥珀瑪瑙為之曲盡巧妙非人間所有王自起
身與李元勸酒其味甚佳肴饌極多不知何物王令諸宰
臣輪次舉盃相勸李元不覺大醉起身拜王曰臣實不勝
酒矣俯伏在地而不能起王命侍從扶出殿外送至客館
交歡李元酒醒紅日已透窓前驚起視之房內床榻帳幕
皆是絞銷圍繞從人安排洗漱已畢見夜來朱秀才來房
內相邀並不穿世之儒服裘毬頭帽穿絳銷袍玉帶皂靴
從者各執斧鉞李元曰夜來大醉甚失禮儀朱偉曰無可
相款幸乞情恕父三父等請恩家到偏殿進膳引李元見

王曰解元且寬心懷住數日去亦不遲李元再拜曰荷王
上厚意家尊令李元歸鄉待母就赴春選日已逼迫更兼
僕人父等不見必憂倘回杭報父得知必生遠慮因此不
敢久留只此告退王曰既解元要去不敢久留雖有纖粟
之物不足以報大恩但欲者當一一奉納李元曰安敢過
望平生但得稱心足矣王笑曰解元既欲吾女爲妻敢不
奉命但三載後須當復回王乃傳言喚出稱心女子來須
臾衆侍女簇擁一美女至前元乃偷眼視之霧鬢雲鬟柳
眉星眼有傾國傾城之貌沉魚落雁之容王指此女曰此
是吾女稱心也君既求之愿奉箕箒李元拜於地曰臣所
欲稱心者但得一奉登科以稱此心豈敢望天女爲配偶

耳王曰此女小名稱心既以許君不可悔矣若欲登科只問此女亦可辯也王乃喚朱偉送此妹與解元同去李元再拜謝朱偉引李元出宮同到船邊見女子以改素粧先在船內朱偉曰塵世阻隔不及親送萬乞保重李元曰君父王何賢聖也愿乞姓名朱偉曰吾父乃西海鮮龍之長多立功德奉玉帝勅命令守此處幸得水潔波澄足可榮吾子孫君此去切不可泄漏天機恐遭大禍吾妹處亦不可問仔細元拱手听罷作別上船朱偉又付金珠一帕相送但耳畔聞風雨之声不覺到長橋邊從人送女子并李元登岸與了金珠火急開船兩槳如飛倏忽不見李元似夢中方覺回觀女子在側驚喜元與女子曰汝父令汝與

吾爲夫婦你還隨我去否女子曰妾奉王命今吾事奉箕
箒但不可以告家中人若泄漏則妾不能久住矣李元引
女子同至船邊僕人王安驚疑接於船中曰東人一夜不
回小人何處不尋竟不知所在李元曰吾見一友人邀於
湖上飲酒就以此女與我爲婦王安不敢細問情由請女
子下船將金珠藏於囊中收拾行船官河一路涉河渡堤
看上來到陳州升堂參見老母說罷父親之事跪而告母
曰兒在途中娶得一婦不曾得父親之言不敢參見母曰
男婚女聘古之禮也你既娶婦何不領歸母命引称心女
子拜見老母合家大喜自搬回家不過數日以近試期李
元見称心女子聰明智惠無有不通乃問曰前者汝父曾

言若欲登科必問於汝來朝吾入試院徐有何見識教我
女子曰今晚吾先取試題汝在家中先做了文章來日依
本去寫李元曰如此甚妙此題目從何而得女子曰吾閉
目作用慎勿窺戲李元未信女子歸房堅閉其門但聞一
陣風起簾幙皆捲約有更餘女子開戶而出手執試題與
元上大喜恣意檢本做就文章來日入院果是此題一揮
而出後日亦如此連二場皆是女子飛身入院盜其題目
李元待至開榜李元果中高科初任陳州食判閭里作賀
走馬上任一年夫除奏院李元三年任滿除江南吳江縣
今引称心女子并僕從五人辞父母來本處之任到任礼
上不數目称心女子忽一日辞李元曰三載之前為因小